

与大师
同行
02

欧洲 五十年

一卷印象集

[英] 简·莫里斯 - 著
方军 吕静莲 - 译

FIFTY
YEARS
OF
EUROPE
AN ALBUM

简·莫里斯写作的巅峰

既专断又独特
既古怪又深邃

五十年的游历促成的个人化赏鉴，无可比拟的欧陆肖像

从“二战”结束时一个 19 岁的英国皇家骑兵进驻欧陆开始，
展开 50 年欧洲风云的长卷，读来令人叹为观止。

——林达

东方出版中心

Jan Morris

FIFTY
YEARS
OF
EUROPE
AN ALBUM

欧洲
五十年

一卷印象集

[英] 简·莫里斯 - 著

方军 吕静莲 - 译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3-301号

FIFTY YEARS OF EUROPE: AN ALBUM by JAN MORRIS

Copyright: 1997 by Jan Mo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英)简·莫里斯著；
方军，吕静莲译. —2版.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8.3

(与大师同行)

ISBN 978-7-5473-1232-2

I. ①欧… II. ①简… ②方… ③吕… III. ①散文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729号

责任编辑：张芝佳

封面设计：田松

插画绘制：黄峥

欧洲五十年——一卷印象集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话：021-62417400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印张：13.625

字数：350千

版次：2018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32-2

定价：48.00元

目 录



引言 / 1

在的里雅斯特的一根系船柱上，为沉思铺陈背景

I

神圣的征候 / 9

神圣的欧洲复合体，始于异教，终于艺术

II

混杂 / 67

欧洲的种族与地理混乱，缠绕的边界线、少数民族、
飞地、岛屿、反常与混杂的惊奇

III

民族、国家与嗜血的列强 / 141

一国接着一国，欧洲人在这片大陆上制造的混乱

IV

互联的网络 / 275

欧洲不由自主地被习惯和技术连成一体

V

反复发作的统一冲动 / 371

统一欧洲的六次尝试，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欧盟

结语 / 425

回到里雅斯特的码头，嘲弄的微笑和勇敢的希望

1 在奥德斯码头

1946年，我20岁，一个温暖美好的夏日，我坐在的里雅斯特的奥德斯码头，在海边一根系船柱上，开始写一篇关于乡愁的随笔。

奥德斯，这个码头从官方的城市中心广场伸入港湾，其名字有着令人好奇的含义。它纪念的是1918年，1017吨级的意大利驱逐舰“奥德斯”¹号停靠于此，让一队士兵登陆，以意大利王国的名义占领的里雅斯特——此前一个世纪，它属于奥匈帝国。尽管这个城市是否属于意大利半岛仍存争议，且使用意大利语的居民不到一半，但它在事实上成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最后一件战利品。在鼓乐与讲演声中，“奥德斯”号受到狂热的欢迎，至少得到了本地意大利人的欢迎，这个码头也随即被改名。

然而，这艘驱逐舰原本并不属于意大利。1912年，它在苏格兰下水，本是日本人委托建造，却因意大利对德宣战而于1915年转给了意大利海军。在的里雅斯特的荣光时刻之后，它继续为意大利皇家海军服役，直到1943年意大利在“二战”中向盟国投降。接着，它被德国人控制，出海加入德国海军。最终，它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附近的一场海战中被它的建造者英国人击沉。不说，英国人和德国人没觉得它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没准意大利人当时有不同的看法。那天下午，我坐在那儿时，也还不知道“奥德斯”号的故事。不过，这

¹ 奥德斯 (Audace)，有“勇敢”之意，做驱逐舰名时常翻译为“勇敢”号或者“大胆”号，这里沿用码头名的音译。

艘战舰的经历混合了骄傲、痛苦、荒谬、讽刺和古怪等种种意味，回顾它的历史，对于一本关于欧洲的书来说，也许是个不坏的开篇吧。

2 过客

那一天，我笔下书写的是怀旧，尽管的里雅斯特在我心中激起的只是一种替代性的怀旧之情。第二次对德战争已经结束，在将被调往巴勒斯坦服役之前的小空隙里，我作为占领军的一员进入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它是欧洲的引子。尽管我是个盎格鲁-威尔士人，但当时我坚定地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所以多半是以一种轻微的傲慢态度环视周围的一切。阿兰·穆尔黑德¹曾经写道，当年英国人在世界各地旅游时都像是被有钱爸妈宠坏了的小孩。没有任何一刹那，我曾把自己当作欧洲人。我是一个有特权的过客，来自另一种国家，那是一个海洋之国，其边境从塔斯马尼亚一直延伸到纽芬兰。

我的宿舍位于大教堂所在的山坡上一处古旧高耸的公寓楼里，窗口狂野地涌入波光粼粼的海湾景色——炽烈的湛蓝，灼眼的落日。我有大把空闲时间，特别是下午，我经常走下山坡，经过罗马圆形露天剧场，走下失败的法西斯主义者修建的雄伟庄严的阶梯，走上英国和美国旗帜在前总督府楼顶并排飘展的广场，去海湾边上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写作。

来到的里雅斯特之前，我穿过了一个破碎、迷乱、沮丧、似乎永远无法复原的大陆。那时，我们只见识了这片大陆的一半，“二战”的全部恐怖及其后果尚未被完全揭露，但已足够令我觉得自己永不可能再体验欧洲的优雅与荣耀。20世纪以来，欧陆内部的战争——法国

1 阿兰·穆尔黑德 (Alan McCrae Moorehead OBE, 1910—1983)，战地记者及通俗历史作家。

对德国、英国对意大利、捷克对波兰、西班牙人对西班牙人、基督徒对犹太人——持续毁损这片大陆，最终达到了一个毁灭性的高潮，在我眼中，欧洲所有的民族如同陷入了一场腌臢脏污、分崩离析的噩梦。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边界线上左奔右突，或者绝望地栖身难民营。大城市成了废墟。桥梁破碎，公路和铁路一片混乱。在东方的森林里，凶猛的游击队还在互掐喉咙。带着胜利的荣耀，或者战败的耻辱，思乡的军队被解散。从东到西，各处的征服者将他们的旗帜挥舞在旧权威的王座上，曾经高傲的人现在什么事儿都肯干，只为换取一盒香烟或者几双尼龙袜。“当潮水退去，”流亡到美国的托马斯·曼写道，“欧洲将会变得无法辨认，我们将没法再说出‘回家’这个词……”

尽管此前从未踏足欧陆，但打小所受的教育却令我对它充满幻想。我母亲是英格兰人，“一战”前在莱比锡读书，培养出对莱比锡式轻松魅力的品味——我乐于把她同我的威尔士籍父亲的婚姻看成这种品味的完美实现。她的回忆点染了我孩提时对欧洲的印象。我心目中的欧洲，是一个玫瑰色的老德国风味的欧洲，并且是一个浪漫的整体。大作家和大音乐家漫步街头——有湖和凉亭的可爱的公园——古老荣耀的建筑——阳光灿烂的咖啡馆里惬意的学生生活——饱含文化与历史的庄严老城——所有这些，与另外一些门德尔松式的概念搅拌在一起，融混出我理想中的欧洲。当我将真实的当下与幻想中的过去进行比较，怀旧成了我午后随笔的主题，这有什么奇怪呢？似乎是为了让这种感觉更强烈，我眼中所见的这座城市，我踏足的第一个欧陆城市，恰巧没有被彻底击碎。没错，西方联盟（包括变节投靠的意大利）正同南斯拉夫铁托元帅为的里雅斯特的归属争执不休，而莫斯科的斯大林则计划控制它作为苏联在地中海的一个出口。但这座城市毕竟躲过了战争中最具毁灭性的那一部分，也许有点孤立无助，但基本上完整无损——它属于欧洲城市中幸运的那一半，战后同战前基本上

没什么两样。

忆昔全盛时，它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海港，一个通过铁路与维也纳直接相连的自由港。它倚靠整个中欧作为其腹地，获得了19世纪中欧那种丰足而有保障的体形。围绕着中世纪的内核，耸起一座宏伟的商业与金融之城，码头与货仓延伸于海岸，银行、交易所、代理行、运输事务所奢华的行列铺展于内陆。咖啡馆里有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文人与英雄在写作或密谋。有一座歌剧院，威尔第为它写过歌剧。这里有司汤达、斯韦沃¹、文克尔曼²、詹姆斯·乔伊斯的记忆。这里的风景犹如老明信片：纵帆船和古老的蒸汽船仍在港口中来去，海湾对面耸立着美妙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米拉马雷城堡，它曾经是一个哈布斯堡大公的居所，如今是一个美国将军的指挥部。

于是我能够唤起一种近乎真诚的怀旧之情（对于19岁的少年，怀旧毕竟是一种不常见的情绪）。的里雅斯特让我对一个只在幻想中见过的、已然消失的欧洲充满乡愁。越过城市的屋顶望向陡峭的喀斯特³石灰岩高地，我可以想象那后面所有著名的欧洲都城——东方不远处的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阿尔卑斯山脉背后的维也纳、布拉格、日内瓦，仍陷于梦魇的柏林，摇摆不定的罗马，蒙羞被辱的巴黎，原封未动的里斯本和马德里，远到极北处的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甚至还有获胜之城伦敦，尽管我压根没把它算作欧洲的一部分）；这些都城，有的被摧毁，有的被打懵，只有一个赢得了胜利。过去，写有“经的里雅斯特转运”标签的提货单将世界上那么多

1 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 1861—1928），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埃托雷·施米茨（Ettore Schmitz）的笔名，其代表作为《芝诺的意识》（*La Coscienza di Zeno*）。

2 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德国古代艺术史学家、艺术理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有《古代造型艺术史》、《论模仿希腊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等。

3 喀斯特（Karst），的里雅斯特周边伊斯特拉半岛上石灰岩高地的地名，意思是岩石裸露的地方。喀斯特地貌即得名于此。

的货物引向欧洲的中心，而到 1946 年，就不再能够经常看到了；但那标签肯定适合用在我身上。

我坐在系船柱上，身处这片大陆的一个支点，斯拉夫人、德国人、拉丁人在这儿碰头，或者互不理睬，巴尔干半岛从这里开始，地中海的浪涛穿过宽阔的亚得里亚海峡往上，在这里抵达它的最北端。然而，的里雅斯特已经失去了地理位置的优越性。30 多年前，哈布斯堡帝国终结后，这个海港就失去了真正的存在价值，陷入了历史的停滞状态。它不再是一个帝国与外部世界交换人力物流的骄傲的门户。一种灵泊¹般的沉寂笼罩着这座城市，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偶尔才有纵帆船从伊斯特拉半岛²闲游而来，码头附近有几个人在钓鱼，不时漫步走来，看看码头上的人们活儿干得怎样了。米拉马雷城堡朦朦胧胧地矗立在港湾对面的海角上。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下午的光线明亮得令人晕眩，延伸进意大利的石灰岩山脊犹如被酷热与干旱漂白。

3 韦林碰到了啥事儿

那天下午开始的这篇伤感的随笔最终没有完成（尽管我还有它的草稿，在楼下一本卷角的笔记本里），但它试图记录的情绪却给我打上了终身烙印，的里雅斯特这座城市也被我永远地同欧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到今天，尽管它一直在被流光抛却，我却爱上了它那种尖锐的分离感。它让我想到海岸上一位看守者，回头越过山脊眺望历史仍在继续进行的地方，并在自己体内隐约辨认出人群、金钱、王朝、军

1 灵泊（limbo），基督教神学中地狱的边境，不能进入天堂的正直或无辜的灵魂的所在地，后来也指被遗忘和被忽视的境地。

2 伊斯特拉半岛（Istria），亚得里亚海东北部半岛。公元 2 世纪，伊斯特拉半岛被罗马征服，随后又被奥地利、威尼斯和意大利相继占领。1946 年，除了的里雅斯特，周围地区全部划归了南斯拉夫。

队、信仰与雄心的宏大的运动，这一切曾经塑造了远处那片骚动不安的大陆，如今却仿佛来自久远的回声。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回到里雅斯特，挑选自己的欧洲游历体验，在港口上一个房间里写下这篇引言，用这个城市作为我的印象与反思的参考点——就像多年以前，我试图以它为我的怀旧之情赋形。我认为，托马斯·曼错了。要是他现在能够回到这片大陆，他会知道自己毕竟还是回到了家乡，我的欧洲50年最终被证明是重返荣耀（即便无法重获优雅）的复杂的50年。十年复十年，我看着欧洲从战争的伤口中恢复，忍受并逃离意识形态的创伤，重获自信，努力从自身制造出某种全新的东西。有的国家上升，获得新的荣耀，有的败落，遭遇进一步贬谪，有的陷入持续不断的内战，但在几个世纪的暴力对抗之后，在持续不断的通过或公正或邪恶的手段促成欧洲各国联盟的努力之后，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欧洲才真正朝向某种联合体（对于由众多相邻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成熟的群体来说，这是唯一成熟的目标）作出了试探性的挪动。至于我自己，多年以前我就已经摆脱了对英帝国的认同，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威尔士身份，并且开始意识到我一直都是个欧洲人；尽管我总是一个单身旅行者，一个旁观者，但如今在的里雅斯特，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外人（糟糕的是，仍然是个富家孩子）。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适合沉思的逃避的好去处，一个适合坐在码头边阳光下，寻思历史，琢磨写随笔的主意的好地方。这座城市混合了浮华、放荡、忧郁、创造力与深长的意味，其辛辣的风味供养了我的灵感，我总是在它身上看到勃朗宁¹笔下难以捉摸的韦林的影

1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英国诗人，开创了诗歌中的戏剧独白体，其杰作《指环与书》在措辞和节奏上探索新路，对早期庞德影响甚大。此段所引诗句出自其长诗《韦林》（*Waring*）。

子——“自从彻底摆脱了我们 / 韦林碰到了啥事儿？”因为你会记得，韦林最终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在的里雅斯特海湾里一艘船的船尾上露了面：我愿意想象，那艘船在奥德斯码头之外的某个地方，朝向米拉马雷城堡，张起三角帆，“开进玫瑰与金色的 / 半个天空”。

神圣的征候



I

神圣的征候



十字架山

在奥德斯码头上面，的里雅斯特最高处，圣朱斯托大教堂耸立在山顶的一座城堡旁边。它纪念的是圣查斯丁¹，但同时也奉献给著名的罗马殉道者塞尔吉乌斯²，据说他在叙利亚被斩首的同时，一只戟从天而降，落在的里雅斯特，从此被永久保存，其形象也出现在这座城市的盾形纹章上。从圣朱斯托大教堂的钟楼上看到的风景极美——大海、山峦、城市、港口与郊区的宏伟全景。朝东和朝南，能望见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朝北，望向奥地利；朝西，越过海峡望向威尼斯。如此雄伟的景色，不免让人思索起欧洲的定义。

第一次来这儿时，我并没有太多考虑如何界定欧洲的问题。当时我直接把欧洲视为“海外”。总体而言，剩余的世界似乎并不怎么异国，而巨大的英国势力实际上将它包裹。50年后，在我看来，对这片大陆进行界定变得更简单了。我把它的界限定到土耳其和前苏联的边境，但这仅仅是出于偏见，或者是为了描述方便。总而言之，欧洲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地名。从地理的角度看，它不过是从亚洲大陆块上伸出的一个半岛，以及周围的岛屿和群岛。从文化的层面看，它一直处于变幻不定的语言、人群与传统的混乱中。从政治的角度看，它是一场流水席：35个主权国家，其中有9个是在这半个世纪里诞生或复兴。瑞典，直到17世纪还不被认为是个真正的欧洲国家。希腊，尽管是欧洲古典文化的源头，但在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前，很难说是欧洲的一部分。西班牙经常觉得，就像奥登³说的那样，它似乎是“被添补到欧洲的底部”。保加利亚北部的人还记得他们把

1 圣查斯丁（St Justin），公元2世纪基督教的护教士之一，于公元165年前在罗马殉道。天主教相信他是哲学家的主保圣人。

2 塞尔吉乌斯（Sergius，或Serge），4世纪罗马士兵，因其基督徒身份暴露而被折磨并处死，被教会封为圣徒。

3 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英国出生，后加入美国籍的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旅行，并与其同伴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依修伍德合著了《战地行纪》一书。

去维也纳叫作“去欧洲”，如今英国人穿越英吉利海峡时也说自己是“去欧洲”。在我看来，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仅仅是宗教让这片大陆有了持久的共同身份。

欧洲这片土地上，犹太教间或得势，伊斯兰教的存在与威胁严重影响其历史；但异教与基督教才是它普遍的定义性因素，并且，在很久以前，其中一个控制着另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民族（*populus et christianitas una est*），”秃头查理¹在9世纪宣布；9个世纪后，《乌得勒支条约》²仍然提到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格莱斯顿³认为欧洲协调⁴象征了基督教的统一。欧洲与基督教是同义词，即使到了现在，若是从外太空落入欧洲的任何地方，你的视野范围内多半会有一座尖塔、一个穹顶、一座钟楼或者一个修道院建筑群的轮廓。但上帝知道，基督教的圣殿向天堂举起十字架的姿势各不相同，祈祷的音调也迥然相异，从大教堂塔楼上俯瞰的里雅斯特，就连我们也能看出信仰的种类之繁多令人迷乱。山下有个带穹顶的新古典派教堂，把守着一段船只密布的运河，那是罗马天主教的圣安东尼堂——献给奇迹创造者圣安东尼⁵。有两座塔楼的那个，

1 秃头查理（823—877），加洛林王朝的法兰克人的国王（843—877年在位），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二世，875年起）。

2 《乌得勒支条约》（*Treaties of Utrecht*），1713年4月至1714年9月，法国、西班牙同反法同盟国家为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分别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因首批条约在荷兰的乌得勒支签订，故名。

3 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4 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又称为会议制度（*Congress System*），是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以会议的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的协商外交机制。其创建成员为英国、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均属摧毁了拿破仑帝国的四国同盟的成员。稍后法国亦加入成为协调的第五个成员。

5 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约251—356），或称“伟大的圣安东尼”、“大圣安东尼”。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基督徒。是基督徒隐修生活的先驱，也是沙漠教父的著名领袖。

是希腊东正教的圣尼科洛教堂。掏出街区地图，能找到小巧漂亮、有着古典式山形墙的圣公会基督教堂，高耸着新哥特风格尖顶的福音派教堂，17世纪耶稣会修建的圣母大教堂，11世纪韦尔多派¹修建的圣西尔维斯托教堂，拜占庭式穹顶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大教堂。再往下，有一个本笃会教堂，一个圣方济各会教堂，还有一个以前供亚美尼亚神父使用的教堂，如今用德语行天主教的仪式，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循道宗的整洁的小教堂，那是奸诈的百万富豪帕斯夸莱·雷沃尔泰拉²为母亲和他自己修建作为私家陵墓的。1995年秋，我带着一帮拍电视的人爬到山顶的大教堂找素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天是圣塞尔吉乌斯节，一处祭坛上供奉着那支神奇的戟，旁边有警察守卫，一支庞大的合唱队在演唱，穿着金色法衣的神父在周围列队行进。

这还仅仅是基督教！在基督之前的久远岁月中，欧洲曾有过别的宗教，各种形式的异教信仰，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异教在我们的神话中无所不在——甚至还有比它们更早，让我感觉更震撼的、迷雾般的巨石崇拜，它在欧洲的广泛分布犹如今日的基督教，也许比基督教持续更长久。回望我半个世纪的欧洲行旅，试图从我如今在时间与空间上所处的有利位置理清自己的反应，我最先回忆的是其神圣性的几个随机但却明显混合在一起的征候。

1 韦尔多派（Waldensians），是约从中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教派。在教义上接近归正宗（Calvinists），以上帝的圣言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它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视为异端，也因此受到迫害，现在被新教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

2 帕斯夸莱·雷沃尔泰拉（Pasquale Revoltella, 1795—1869），意大利商人，出生于威尼斯，在的里雅斯特发迹。